

台港及海外中文
报刊资料专辑

1-6

文学 作品 选编

第 1 辑

1987

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说明

由于我国“四化”建设和祖国统一事业的发展,广大科学研究人员,文化、教育工作者以及党、政有关领导机关,需要更多地了解台湾省、港澳地区的现状和学术动态。为此,本中心编辑《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委托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

本专辑所收的资料,系按专题选编,照原报刊版面影印。对原报刊文章的内容和词句,一般不作改动(如有改动,当予注明),仅于每期编有目次,俾读者开卷即可明了本期所收的文章,以资查阅;必要时附“编后记”,对有关问题作必要的说明。

选材以是否具有学术研究和资料情报价值为标准。对于反对我四项基本原则,对我国内情况进行捏造、歪曲或对我领导人进行人身攻击性的文章,以及渲染淫秽行为的文艺作品,概不收录。但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有些作者所持的立场、观点、见解不免与我们迥异,甚至对立,或者出现某些带有诬蔑性的词句等等,对此,我们不急于置评,相信读者会予注意,能够鉴别。至于一些文中所言一九四九年以后之“我国”、“中华民国”、“中央”之类的文字,一望可知是指台湾省、国民党中央而言,不再一一注明,敬希读者阅读时注意。

为了统一装订规格,本专辑一律采取竖排版形式装订,对横排版亦按此形式处理,即封面倒装。

本专辑的编印,旨在为研究工作提供参考,限于内部发行。请各订阅单位和个人妥善管理,慎勿丢失。

北京图书馆文献信息服务中心

文学作品选编 (1)

——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1987)

北京图书馆文献信息服务中心编辑

季啸风 李文博主编

闻述 选编

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文津街七号)

北京百善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787×1092毫米 1/16开本 7印张 179千字

1987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7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ISBN 7-5013-0179-4/I·1

(书号 10201·113) 定价 1.90元

〔内部发行〕

1985年《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

专题名称	每套订费	专题名称	每套订费	专题名称	每套订费
哲学研究	15.60元 (共6辑)	世界经济研究	6.90元 (共3辑)	研究	7.80元 (共6辑)
伦理学研究	8.25元 (共3辑)	台湾经济研究	7.80元 (共6辑)	造型艺术研究	5.40元 (共3辑)
宗教研究	6.90元 (共3辑)	港澳经济研究	7.80元 (共6辑)	世界史研究	4.65元 (共3辑)
社会学与台港		工商企业管理		中国历史研究	13.80元 (共6辑)
社会研究	6.90元 (共3辑)	研究	7.80元 (共6辑)	中外地理	5.40元 (共3辑)
人口学与人口		经济信息	9.60元 (共12辑)	科学技术	5.40元 (共3辑)
问题研究	3.10元 (共2辑)	旅游事业研究	6.90元 (共3辑)		
台港政治研究	10.80元 (共6辑)	教育研究	6.90元 (共3辑)	1985年《台港	
港澳政治研究	10.80元 (共6辑)	图书馆学情报		及海外中文	
外国政治与国		学研究	5.40元 (共3辑)	报刊资料专	
际关系研究	10.80元 (共6辑)	文艺研究	5.40元 (共3辑)	辑》题录索	
军事研究	5.40元 (共3辑)	文学作品选编	13.80元 (共6辑)	引	2.90元 (全1册)
经济学研究	7.80元 (共6辑)	戏剧电影电视			

1986年《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

专题名称	每套订费	专题名称	每套订费	专题名称	每套订费
哲学研究	18.60元 (共12辑)	幼儿教育研究	2.60元 (共2辑)	医药卫生	21.60元 (共12辑)
哲学论著与哲		文化学研究	4.40元 (共4辑)	中医中药与临	
学家研究	9.30元 (共6辑)	出版工作与书		床研究	6.20元 (共4辑)
逻辑研究	2.20元 (共2辑)	评	6.60元 (共6辑)	1986年《台港	
伦理学研究	7.80元 (共6辑)	图书馆学与目		及海外中文	
心理学研究	6.60元 (共6辑)	录学研究	7.80元 (共6辑)	报刊资料专	
美学研究	6.60元 (共6辑)	信息学(情报		辑》题录索	
宗教研究	7.80元 (共6辑)	学)	5.20元 (共4辑)	引	6.10元 (全1册)
社会科学综述		语言学研究	7.80元 (共6辑)		
与边缘学科		英语学习	4.40元 (共4辑)	两汉至唐初的	
研究	5.20元 (共4辑)	文学作品选编	10.80元 (共6辑)	历史观念与	
社会学与社会		中国文学研究	21.60元 (共12辑)	意识(特辑)	3.00元 (全1册)
问题研究	7.80元 (共6辑)	外国文学研究	7.80元 (共6辑)	明毅宗时代	
台湾政治研究	7.20元 (共6辑)	戏剧与影视研		与琉球王国	
港澳政治研究	7.20元 (共6辑)	究	7.80元 (共6辑)	关系之研究	
外国政治与国		美术研究	7.80元 (共6辑)	(特辑)	1.70元 (全1册)
际关系研究	7.80元 (共6辑)	文物与考古	7.60元 (共4辑)	武昌革命真史	
法学研究	4.80元 (共4辑)	摄影研究	5.20元 (共4辑)	(特辑)	1.90元 (全1册)
军事研究	3.90元 (共3辑)	音乐与舞蹈研		民国初年的国	
军事学家与军		究	4.40元 (共4辑)	会(特辑)	1.80元 (全1册)
事史研究	5.40元 (共3辑)	历史研究	18.60元 (共12辑)	中国古典	
经济学研究	7.80元 (共6辑)	地理与旅游	14.40元 (共12辑)	诗歌论谈	
台湾经济研究	13.20元 (共12辑)	科技综述	6.20元 (共4辑)	(特辑)	1.80元 (全1册)
港澳经济研究	6.60元 (共6辑)	基础科学	5.20元 (共4辑)	李清照研究	
经济管理研究	10.40元 (共8辑)	工业技术	7.80元 (共6辑)	(特辑)	1.70元 (全1册)
世界经济研究	15.60元 (共12辑)	交通运输	5.20元 (共4辑)	中国古典	
教育学研究	5.20元 (共4辑)	能源工业	2.60元 (共2辑)	小说论谈	
普通教育研究	5.20元 (共4辑)	建筑工业	2.60元 (共2辑)	(特辑)	4.10元 (全1册)
职业技术教育		轻纺工业	2.60元 (共2辑)	《红楼梦》研究	
研究	5.20元 (共4辑)	电子电讯工业	7.80元 (共6辑)	(特辑)	2.30元 (全1册)
高等教育研究	7.20元 (共4辑)	食品工业	7.80元 (共6辑)	隋唐及宋代书	
成人教育研究	2.60元 (共2辑)	农业	18.60元 (共12辑)	画研究选	
师范教育研究	2.60元 (共2辑)	环保科学	2.60元 (共2辑)	编(特辑)	2.60元 (全1册)

备有存书 欢迎订阅

目

次

小 说

声声琵琶

唐老头

牵狗去散步

老人过节

归 零

自 尽

相亲记

求职的姑娘

左手的信札

滩岸的先知

1943年的早餐

外婆家的暑假

神秘华屋

杨柳依依

散文、诗歌

爱之歌(外三篇)

海 岸

朱 夜 一

钱歌川 一一

履 疆 一五

雷·拉特纳 二八

姜 穆 三三

李楚敏 三八

陈艳秋 四八

佐野洋著 廖清秀译 五二

曹永强 五五

林苍郁 六三

阿克肖诺夫著 庄鸿美译 八六

朱天文 九一

卢 岚 一〇〇

白殷心 一〇四

殷德厚 一〇七

郭 枫 一一〇

聲聲琵琶

朱夜 圖 / 周于棟

那婦人身影亭亭地站在門裡。一襲湖色旗袍，頸子上圍住一條紫色的圍巾，一手垂著，一手握住本洋裝書。……好脫俗的一個婦人，我看到母親仍然凝望著她，眼眸也亮起來。



不知道用多少個夢，串聯成少年歲月？那裡邊也有一撥熊熊火焰，焚化了一支小巧的琵琶，照亮了一角招展的裙影。

年節的花燈季，燈影伴著人影在夜街上流竄，從簷下曳垂的冰溜中瞧往街頭，一隊花鼓正在大門外敲打。我興沖沖地走進堂屋，原想吆喚家人們出去看花鼓的，他們的臉色使我訝異。春天到了，冬意仍然駐寫在他們眉宇間，我直想打個寒顫，從心底裡不迭地呼著冷。尤其是父親，他臉上堆滿一片寒意！

他坐在堂屋一角，垂住頭，偶爾抬眼望向坐在不遠的母親。而母親卻目注著門外迴廊，他們的眼神間，一個是惶惑的，一個肅穆中帶有愠怒。只有那一聲嘆息，透出幾分幽怨同無奈！我知道會討到一陣無趣，獨自走向後園，繞過老僕馬原的住居，從挑起的窗棚下，一眼便瞧見他斜搭那張長而顯得扭曲的馬臉，衝他那個橫野的妻子，像調侃又像奉承的那種神情。

「咱們家大爺，他不是個浪蕩的人。那個叫雪映的女子，真的是才情一品，不祇是貌像兒好。」他那大手托住妻子的臉盤，益發放任起來：「說起標致，妳也是似花似玉不是？」

「話從你口裡說出來，總顯得那麼庸俗！」馬原妻子有幾分不屑的口氣：「還記得我對你說過的故事？最愚昧的人才在人間尋情，」她

笑得十分放肆：「男歡女愛，還不是熊蟲作怪！」

「我的娘子，」馬原張惶的抱住妻子：「這麼下作的話你也出得了口？」

「斯文一點的說法，洋學堂課本上有，只不過一字差別。」她推開馬原：「饒你是個滿腦子豆腐渣的粗人！」

這婦人的一席話，讓馬原楞在那兒，把我點醒。打從更事的時候，總覺得有一道陰影，它濃濃地罩在這個家裡。母親沉默地讀書和茹素，每當有人在她面前提到了父親，換來的便是她淒迷的一笑。

我再走回到堂屋，父親已經不在那兒。母親還垂住臉坐著。這一刻裡，我像讀完了一本大書，把記憶中聽聞的一些流言都串聯起來，就像那織錦的少女，編織出一個扭曲的臉像，朦朧地恰似父親就是了。……母親抬頭的當兒，一眼看到了我，訝異又迷惑的神情裡，笑出幾分蒼涼。這會子紫丫頭沏了茶端給母親，從身邊經過的時候，有意無意地對我撇一下嘴角。

「明天大早就到黃波湖去，說好要帶你去的。」她說著又走回來，把臉湊到我的面前：「馬原在湖邊老宅子裡，逮到一個活狐仙！」我知道她話中的意思，只是不曾理睬她。明天，窗櫺上才朦朧一片曙光，就讓紫丫頭

喚醒，匆忙一陣張羅，走向護城河，在碼頭邊登上一隻烏蓬船。馬原划船，他的妻子掌舵。紫丫頭同我都伴在母親身邊，坐在艙蓬裡。誰也不肯說話，偶爾只有眼色交遞。烏蓬從蘆蕩中滑過，驚起大群野鴨，拍翅聒噪著飛去。……我只有從紫丫頭手上接過一把一把毛栗子，一邊吃一邊向湖水上吐著栗殼。馬原划著槳，仰起那張馬臉，愁悵地望向天角。那天角有陰鬱影的大片烏雲。

我在心裡沉吟，風雨欲來。

黃波湖畢竟只是八里路的水程，轉眼工夫到了。烏蓬攏岸，一行都跟隨在母親身後。臨近我家大宅門外，馬原同他的妻子坐到一株古松樹下，母親帶著我同紫丫頭，直走到門前，示意紫丫頭叩門。

一陣銅鋪叩響，從門裡傳出一陣清脆的應聲，門開了，我看到母親上滿佈的訝色。

那婦人身影亭亭地站在門裡。一襲湖色旗袍，頸子上圍住一條紫色綢圍巾，一手垂著，一手握住本洋裝書。我留意那書本上的字——風蕭蕭。她一點也不如想像裡的婦人，圓圓的臉盤上，一對深邃的眼睛，此刻正幽幽地諦視母親。她的嘴脣抿著，顯出兩頰上一對若隱若現的酒渦。我格外留意她的眉，像兩匹柳葉，斜斜地自眉心竄向兩鬢。好脫俗的一個婦人，我看到

母親仍然凝望著她，眼眸也亮起來。

好半晌的工夫，婦人的口脣慢慢綻開，露出笑意，同時也伸手肅請，聲音低柔委婉。

「請進！」她說。

母親只對她深睇一眼，舉步跨越門檻的當兒，她伸手攙扶一把，我聽到母親輕聲道謝。當我也跟著跨步走過門檻，紫丫頭一把拖住我的衣袖，推搡著一同走到老樹下，和馬原坐在一起了。

沉默當真成了義務。老松樹下四個人，誰也不想開口說什麼。直到紫丫頭驚惶地詫一聲，我發覺到她訝異地望向大宅門外，那裡出現了一個女孩。

我知道她是誰，從第一眼看見那張半嗔半笑的圓臉盤，我已經知道。她酷肖那個婦人，只是身材更顯得細窈一點，眼睛更圓一點，眉宇間神情樞氣一點罷了。意外地她笑起來，一步步對我走近。

「你真的來了！」她說。

「妳知道我是誰？」我問：「我也不認得妳。」

「大宅裡的兩位老人家，一個是你的母親，一個是我的，」她說：「我喚你母親大娘，你也當喚我母親一聲姨娘。說下去像繞口令似的，你其實是早就明白的。」

「我就是糊塗。」

「糊塗人有福，」她說：「母親不祇一次對我說過，糊塗人不會寂寞。在這裡作什麼，進去坐一會吧？」

她看我在踟躕當兒，便伸過手把我的衣袖牽住，一同走進大宅。

母親和那婦人都坐在梅樹下，庭園一角，她們像共撐了一把傘。梅開得正盛，香氣沁人。我看到母親同婦人都在喝茶，神情都顯得一派輕適的樣子。馬原從門外探頭進來，悄悄地對我指著她們，雙手併個倆相好的手勢，又縮回他的大頭顱。母親看到我們走近，指著婦人同我身邊女孩，語氣凝重地說：

「這位是雪姨娘，那是雪姨的女兒阿鳳。看你們好似已經熟識，就來見見雪姨娘罷！」

我向那婦人行禮，喚聲「雪姨娘」，便同阿鳳坐在她們不遠的石凳上。雪姨娘對我睇一會，再對母親笑笑，回身走進堂屋，抱了一對椅墊出來，阿鳳忙過去接住，把它鋪在石凳上。我們靜靜的坐在那兒，只聽母親乾笑兩聲，指著雪姨娘手邊的書。

「喜歡文學方面的書，家裡多得很，他應當替妳多帶些來，」母親說：「這本『風蕭蕭』我也看過，文字挺俏皮的，故事也感人。」

「您說的對，我只覺得作者刻意雕琢，反而處處都有匠氣。文章貴乎自然，您說是麼？」

「你還是行家，」母親說：「舊說部你該喜

歡，那些老家裡也有。」

「像四才子都在幼年時候就看遍了，您也許會笑話，我獨喜歡一部『水滸』啊！」

「骨子裡有幾分男兒氣概，」母親說：「我那兒會笑話你，誇讚都來不及。」

「您這麼說，我真會臉熱哩。」雪姨娘站起來：「不瞞您說，我早就打聽過，您期望都會茹素，平時篤信佛，知道您這幾日裡一定會來，便著意張羅了幾樣菜。手藝不好，可是最誠意的。」

「既是這樣，我們涎著臉留下來，吃你作的好菜，」母親說：「你別把我們當成客人。」

「幾樣應時的小菜，」雪姨娘笑著說：「有道菜您大概喜歡，我指的是『佛跳牆』！」

「佛跳牆？」母親笑了，話語更溫和了：「雪映，你把我當貴賓？這道菜多麼費張羅？」

「它也只是盛席上的小品，我用這道菜，只取它的名字吉利。」雪姨娘望向女兒：「阿鳳，你怎麼說過的？」

「我說啊，」阿鳳連忙走往母親面前，說話不時地挑出紅紅的舌尖：「您老是佛門大德，心地慈祥。今天不是您初一和十五吃齋的日子，母親作『佛跳牆』這道菜款待您老，也只略盡地主的情誼，您老喜歡就好了。」

「阿鳳，你說錯話了，誰是地主？」雪姨娘說：「這孩子就是不懂禮數。」

「我真的說錯了話！」阿鳳這回托住臉，伸出舌頭。

「不介意的，阿鳳，」母親牽起阿鳳的手：「我們不分賓主，就像一家人。」

雪姨娘把頭低下來，看得出神情中帶幾分羞澀。她走進內屋之後，阿鳳對母親展起那三寸舌頭，逗得母親頻聲的誇讚乖巧。她索性捧出一支琵琶，放在石几上，凝神聚意地彈起來。彈完了一曲「梅花三弄」，雪姨娘又從裡邊出來，母女倆知會一下眼色，阿鳳彈起了「秋水伊人」。雪姨娘對母親微笑頷首，她站在梅樹下，和著琵琶的音韻，獨自唱了。

「望穿秋水，不見伊人的倩影，更殘漏盡，孤雁兩三聲，

往日的情景，只落得眼前淒清，夢魂無所倚，空有淚滿襟，

幾時歸來啣，伊人啣，幾時你會穿過那邊的叢林？

那亭亭塔影，點點鴉陣，依舊是當年的情景，

只有你的女兒呀，已長得活潑天真。

只有你留下的女兒呀，

來安慰我這破碎的心！」

聲聲琵琶，陣陣的歌聲伴唱裡，母親不止一次轉過了臉，偷偷地抹著眼角。雪姨娘把歌唱完，一雙手扶住梅幹，把臉埋在手掌上，抽抽

噎噎地哽咽。阿鳳深深地注視面前的琵琶，兩行清淚淚水，從她的眼眶溢出，流出眼角，像兩串碎珠子綴在腮邊。

從此都有一份淒涼籠罩在每個人的臉上，吃飯的時候也只有一陣咀嚼，聽不到一句話聲。雪姨娘替母親和我送菜，阿鳳為我們母子盛飯，即使是一聲道謝，她們也只會有一個微笑。總覺得那些熱騰騰的菜肴，化成一捧一口的冰雪，寒澈了齒頰。當雪姨娘把一個瓦鉢端到桌上，她看到我已經放下筷子，強拉我的手。

「不當雪姨娘的拿手菜嗎？這『佛跳牆』還有一道口訣：葷香傳七里，活佛跳牆來。連佛都想吃的菜，你就不肯嘗它幾口麼？」

雪姨娘說話當兒，已經把我的菜碟裡挾滿。我胡亂地吃幾口，又把筷子放下，向她道謝。我能說什麼？倉忙間只有離開飯桌，走到庭園，又枯坐在老梅樹下。

聽到馬原的聲音，知道父親也來了。我迎到門外，父親撈著半片長袍，垂頭走進大宅。在他跨越門檻的那一瞬，倏然抬起臉，怒意地盯望馬原。那張大馬臉忙縮進半截翻皮襖裡。父親盯望好半晌，使力用開袍角，留下多少怨恨同寬恕，使馬原的臉上，堆滿一臉的惶恐同愧疚。馬原獨自蹣跚，連聲的喟嘆！

我隨父親走進堂屋，在阿鳳的呼喚中，母親同雪姨娘都忙著站起來。父親坐到桌邊，他們

都跟著坐下。阿鳳忙著斟酒的時候，我悄悄地退出堂屋。

馬原帶我到湖邊看湖景，湖上浪花，把一堆堆冰屑推到岸邊。遠望迤邐的東顧山，披著一層白皚皚的雪衣，風已經不帶寒意了，但我總覺到它冷颼颼的。馬原的妻子坐在烏蓬船的艙裡張羅了一隻小火盆，我索性蹲到船艙裡取暖。馬原也蹲到一邊。

「這年頭作下人也有難處，」馬原說：「他這樣的翻起眼珠子看人，比用皮過兒鞭我還難受。其實我那兒錯，大爺是主子大奶奶也是主人，我不能對一個人說白話又對一個人說黑話。」他嘆一聲大氣：「我成了豬八戒照鏡子，自討苦吃，裡外都不像人了！」

「你酒醒的時候，也有分寸，」馬原的妻子說：「少喝幾盅尼姑尿，就不會說出那一串波瀾來。」他敞開嗓門說：「說出那種不是人當說的話，指望主子把你當人看，你捫心問問自己。虧你說得出，那女子沒有煙火氣，大爺也沒有丈夫氣，我不信就是了，還是那句話，熊蟲作怪，熊蟲作怪！」

馬原再不會喚一聲我的娘子，把大手掩在他妻子的口上。這會子他只一味地搖頭。在湖邊勾留到晌晚，馬原忙著把烏蓬船從湖叉裡推到泊船的搭橋下，我看到一行人浩蕩地向湖邊走來，父親的前邊走著母親，在他身後，便是雪

姨娘同阿鳳母女。他們施施然地走到湖邊搭橋不遠，父親扯住母親的衣袖，半晌都不曾開口；母親站到一邊，她把臉別向湖水，臉上不曾表露出一絲顏色。

父親回頭看看雪姨娘，猛地撈起袍角，大步跨上搭橋，跳上烏篷船。母親依然那樣站著，直到雪姨娘到她身前，握住她一雙手，然後把母親扶上搭橋，望著她垂頭坐在舷邊，垂頭凝視湖水。

我跳上烏篷船，馬原便下篙撐船。船向湖心緩緩蕩去，那湖岸上竝立的兩個亭亭身影，逐漸地在視界矇眬。

那以後好長一段日子，只從馬原的口裡傳送些雪姨娘同阿鳳的消息。雪已經融了，春風把大地吹綠了。那天是清明的前幾日，母親要我陪伴馬原，再到黃波湖邊，催促勾留在大宅的父親，早點回城，準備到治父山下去掃墓。

我坐在船艙，馬原划著槳，忘情起來還高唱著湖歌。他的妻子是個豁達爽朗的婦人，掌舵的時候，也伴著馬原唱起來。這一趟行船，比前回不同了。湖岸上垂柳楊花，湖上不時有跳魚戲水。我依到舷邊，把手放在湖裡，有陣清適的感覺，直沁到心底裡。黃波湖轉眼工夫就到了，船靠住搭橋，我便跳到岸上。

一路奔向大宅，剛叩開大門，阿鳳扶著門用眼色向我示意，老梅樹下，父親同雪姨娘都坐在石几邊，几上擺好一個棋盤。我同阿鳳悄悄

地走近，父親正舉棋不定的當兒，抬頭看見了我。他把棋放下來，笑臉顯得格外可親。我對他同雪姨娘都行過禮。

「母親說清明到了，三天後要去掃墓，」我說：「馬原帶我來的，他還在湖邊。」

「我不會忘記掃墓，你來了也好，」父親說：「就在湖邊逗留一兩日罷，我們一道去治父山。」

「家裡都準備了祭品同幡子。」我說：「你不想先回城裡一趟嗎？」

「來，我帶你去看看。」

父親拉住我走進堂屋，我才看到一堆剪好的紙幡已經掛在牆上。他把馬原差遣回城，要我留在大宅裡陪伴他。其實我陪伴的是阿鳳。

我們先到湖邊去拾網腳。漁人打魚收網，大魚拾進他們背上的魚簍，小魚同蝦便連同水草留在岸邊上。阿鳳手上拎著一隻提籃，才拾過兩堆網腳，籃子就快裝滿了。阿鳳放下那半籃魚蝦，挽住我走往一片松林。

松濤呼嘯，遍地都是松果。阿鳳揀最大的松果，揀著放置在一起，這時我才知道，她到湖邊來，也是一番生計張羅。也許發覺到我在笑，她仰起臉抹著兩頰汗水。

「網腳留下的魚蝦都是最新鮮的，這裡又是現成的松果，一鍋網腳幾粒松果就煮熟了，母親最喜歡我調烹的這道菜，稍微些薑末兒蔥花椒粉，吃起來才碰香哩，」阿鳳說著不住地喘

氣：「母親還說是天下第一鍋。」

「今天我也有好口福。」

「吃的時候留心你的鼻子，別把它也吃下去了。」

我們帶著半籃子網腳，滿兜的松果回進大宅，雪姨娘動手烹煮，阿鳳便伴著我在庭園裡坐著聊天。她說話的時候，那紅紅的舌尖不時跳到唇外，我幾次都伸手去捕捉它，沒捉到那舌尖兒，總惹得阿鳳一陣好笑。

「如果你有那些漁夫在水裡捉魚的本事，一定就能捉得到，」她說，有意無意地又把一顆舌尖伸到唇上，看上去似啣住一顆櫻桃。她眯著一雙眼睛：「要是你捉得到的話——」

「我把它吃了。」

「這麼小的年紀，已經會說赤膊話。」她嘟住嘴：「你不怕我告訴他們去？」

「他們是誰？」我問。

「你父親，我的母親。」

「那也不要緊。」我說：「雪姨娘也不會嫌它輕薄，妳知道嗎？我這些話也是從父親那兒學到的。」

「說來還有淵源哩。」阿鳳笑起來：「你父子倆都有好家學。」說著她又伸舌頭縮脖子：「罪過，話說得太重了。」

她揚起一隻手，大拇指屈曲著對我陪禮。我忘情撲過去，她奔往老梅樹的那一邊。繞著一棵梅幹，追逐嘻笑一陣，終於讓我撲到一雙長

辮子，把它繞在雙手上，阿鳳咻咻喘息的時候，一連送聲聲央告。

「快別這樣了，讓他們看到。」

「我也不難為你，喚一聲罷！」

「你和我同年同月生，卻小我十二天，」阿鳳似真似假地對我喚一聲：「小老弟！」

挽住一雙辮子，凝睇一張笑臉，說不出是欣慰還是惶惑，是滿足還是恣意，只有異樣心情，從心田冉冉蕩漾。我將辮子在手上繞一匝，那笑臉便湊近一些，近了近了，我看得見那一雙眸子中自己的影子，近了近了，也嗅到她頻聲央告時，扇動的紅脣和舌尖上傳送的香氣。相望化成見風膨脹的氣球，膽子也無端地壯起來。只見她一連送地苦笑，眼淚從眼眶中滾落。

雪姨娘奔過來。她一邊笑著鬆去我手上的辮子，一邊為阿鳳抹去頰邊淚水。我倏然看到廊前的父親，他臉上帶著笑意，只對我深深投注一瞥，回身便走進堂屋。雪姨娘替阿鳳理著鬢邊散亂髮絲。

「女孩子是水做的，」雪姨娘對我說：「阿鳳就是喜歡哭。」

「這話不公平，」阿鳳說：「您是偏袒他，剛才難道沒看到他多麼的刁蠻？」

「不那樣也不像男孩了，」雪姨娘拍拍我說：「看你們玩得蠻有趣，一個哭了一個臉都熱了，她情急才哭，你為什麼臉紅呢？」

「真是這樣的嗎？」阿鳳直望著我：「燒盤

哪！」隨著嘆息一聲，她掩住口別過臉去。

掃墓那天，我同阿鳳走在大人們的身後。穿過黃花浪浪的油菜田，第一回在她說話的時候，捉到了她的紅舌尖。……到了祖塋墓園，我們搶在墳上插紙幡，焚燒紙箔。也隨大人們磕過頭。阿鳳悄悄地對我說，她想採桃花。在山腰一處人家，一簇桃花點綴在竹籬牆上，看去像一片花牆。阿鳳也不等我答應，她已經向那桃花林奔去，眼看著就已經站在竹籬外，仰望著一片花枝，卻伸手攀不到它。我該去幫她採摘幾支的，想著便往山下撒步，奔著奔著便再也收斂不了疾速的腳勢，只覺得耳邊劃過獵獵風聲，一棵棵大樹在眼界裡飛撲傾倒。……我看到阿鳳向我迎著奔過來，她張著手臂，不停地驚呼我的名字。我撲向阿鳳，只覺得一陣乍黑，自己已經躺在草棘上，阿鳳在身邊哭泣。

我掙扎著坐起來，一眼望見阿鳳，她驚惶地用手撫在我的額角，我拉開她的手，才看到她手上的血跡。雪姨娘同父親都慌忙趕來，雪姨娘撕開她的圍巾，替我包紮。阿鳳依然在一邊抽噎。

「曉得他是為我來摘桃花的，」阿鳳說：「也是為我才跌傷。」

「就在湖邊多住幾天，」父親對我說：「把傷養好了再回城。」

回到湖邊大宅，雪姨娘母女倆對我呵護細心，父親第二天便回城，我獨自佔據著一片書房。

晨昏總有阿鳳伴著，在山崗上採野果，也到湖邊去拾網腳。那夜雪姨娘在看書，阿鳳在燈下寫日記。我明白寫日記是為自己留下生命痕跡，但卻是考驗恆心的一樁事情。在大宅裡度過幾天，每晚阿鳳都會在燈下疾書。今夜我詫異了，也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她從那裡找到一片沉舊了的紅葉，小心翼翼地把它粘在簿頁上。我忽然奔過去，搶到她的日記簿，就著燈光，細細看起她的日記。一天一天的事蹟，她都記得詳細。只是間距裡便貼上一片紅葉，使我迷惑。

「看好了吧？」阿鳳問：「看我的日記就是窺探我的隱私，你不感覺是多麼的不該嗎？」

「其實你全記些雞毛蒜皮，」我說：「惟獨這片片紅葉，我一點不懂。」

「別再問這個，」她低垂著一張臉：「女孩有許多事連對自己都會隱秘，你不懂，畢竟你年紀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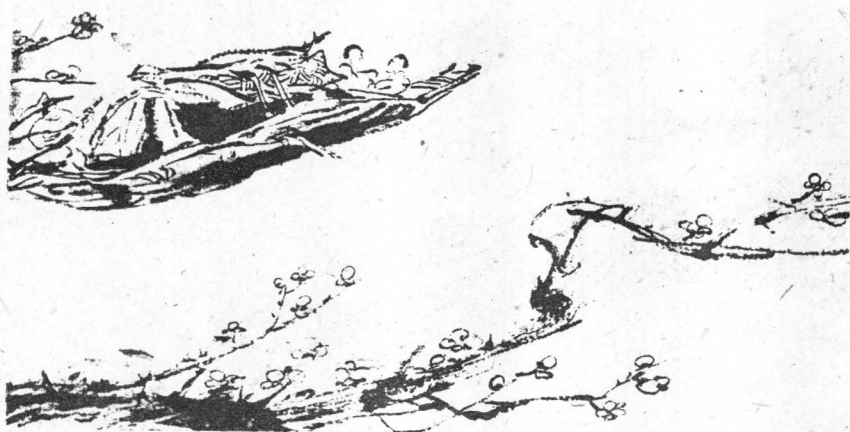
「難道不能對我說明白？」

「不可說，不可說的！」她一味地搖手：「求求你別再把這一頁敞開，你不怕我同你嘔氣？」

「這麼一張枯舊紅葉，」我把日記簿還給她說：「你難道不覺得，是個怪異的行徑？」

「我都承受了，」她掩著口說：「真該離個木頭人，刻上你的名字。」

「是笑我愚蠢？」



「總少點靈竅就是了。」

阿鳳抵住的嘴唇，終於因為她的一陣笑才綻開，燈光下那紅脣裡一副整齊的白牙，輕輕地啣住一顆舌尖。情態分明逗人，眉宇間也有一份羞澀。我倏然明白，顧不了原是忌諱而難宣揚的，竟也不假思索，想起從舊說部中看過的故事，也憶起兩句詩，便信手奪過她手上的筆，就在那新貼過紅葉的簿頁上，草草地寫下兩行。奴非不解語，只怨小桃紅！

「你？」阿鳳睜大一雙眼睛，幾乎要哭出來：

「那裡學到這麼輕薄的話？」

「我錯了，只是讓你用話把我激怒，不想成為一個木頭人。」我說。

「這回你真讓我嘔氣！」她嘟住嘴巴。

在一陣羞惱裡，那臉頰上飛起兩片酡紅。那酡紅逐漸褪去之後，笑容綻放出來。從她深深的凝眸中，意念到一份寬容。

阿鳳離開書房，不久便從堂屋裡傳送一陣琵琶，幽幽地在夜色古宅中飄漾。我站到窗邊，凝神傾聽時，恍惚置身在幽峪大瀑下，也像面臨著一道清泉，那高山瀉瀑，那泉水清音。合起眼睛，便能看到燈下撫弄琵琶的女孩，低眉無語，任白皙纖細的手在弦上彈舞。……心裡在喚著阿鳳，眼界中滿天星斗，都逐漸朦朧。

回城那天，馬原又划著烏篷船來接我。雪姨娘送到大宅門前，阿鳳伴行到湖邊。我站在搭橋上，她一雙腳已經踩在湖水裡，沒有一聲送

別的叮嚀，只有微笑。

一陣日子淌走，流言仍在大人們的耳語中飛傳。母親沉鬱的臉容間，意味著逐漸形成的家變。那將是一場無情風暴，它摧殘了這個家裡每一個人的夢。母親喟息沉重了，父親臉容深沉了！我知道雪姨娘同阿鳳，像兩顆石子投進湖水，家原像一個平靜不見漣漪的湖面，如今陣陣波瀾。當母親再無心對一園花木含笑修葺時候，她常常凝望白雲，滿臉上都是憂惶。……秋來得早，它是被母親用眼睛望來的用嘆息聲呼喚來的！

深夜裡，馬原從湖邊老宅裡，帶一場虛驚，張惶地回來，捎回一個令人驚心的消息。雪姨娘同阿鳳，遭到一群流氓的騷擾。流氓像蝗蟲一樣撲來，燒去村甸中不少茅屋，撞開糧倉，凌辱鄉婦們。頭目尋到了雪姨娘，眼睛綠了，張狂得像一頭野獸。

雪姨娘不順從也不反抗。在她居住的小樓上，頭目吆喝他的嘍囉，把一支點著的大燭放進空馬桶，那頭目自己褪盡衣裳，橫直躺在榻上。

「他邪笑不迭地指著雪姨娘說——」馬原仿著頭目乾笑：「妳總得把衣裳褪了，榻上這支肉蠟燭，那馬桶裡一支油蠟燭，妳自個兒挑一支罷！」

雪姨娘思索一會，她從容地把衣裳都褪了，望一眼榻上的頭目，然後她走向被撲撲燭火照紅的馬桶，坐下去，隨著昏倒在地。……頭



目跳下榻，氣極地呼喝嘍囉們。

「他直呼『好烈性的娘兒們』，沖他那怒勃勃的鳥雀一動地甩巴掌，」馬原說：「那頭目穿好衣裳，對昏死在地上的雪姨娘作過揖，呼喝著去了。」

當夜一家人都為雪姨娘同阿鳳擔心。父親問到阿鳳，才知道流匪竄到的時候，馬原先叩開阿鳳的房門，把她領進來壁裡，等他再走出來壁去接引雪姨娘，已經晚了。流匪竄走之後，阿鳳為雪姨娘穿好衣裳，雪姨娘醒過來，她不說話，也不曾有一聲哭泣。

第二天，父親還帶著母親同我，連馬原請到的一名大夫，一行人默默地坐在烏蓬船裡。馬原把船划得很快，他的妻子搖著舵，臉上披著汗珠。

抵達黃波湖，一行人奔進大宅。在小樓那間幽房，我一眼看到雪姨娘側臥在榻上，任我們頻聲呼喚，她都不曾應一聲。阿鳳垂頭站在榻邊，催促大夫為雪姨娘看傷，大夫坐上榻沿，替雪姨娘把脈，開完處方。

「火勢傷身，但她憂憤攻心，」大夫說：「我開了兩副藥，外敷內服，不礙事的，半個月外傷會好，內服的藥還得吃。」

大夥都退出來。阿鳳同我坐到老梅樹下，枝葉上一片凋零，老梅看上去分外蒼涼。阿鳳對我描說那一幕驚心的景象，她只是縮瑟在夾壁裡，顫抖中不忘悼念菩薩，神的手不曾伸到這

人間宅屋，雪姨娘不曾獲得庇佑，飽受過一場心靈皮肉的摧傷！

「母親受夠了！」阿鳳說：「四年前父親在一場戰役被敵人俘去，母親常說他是個剛烈的人，絕不會對敵人屈服。那麼他是不會再回來的了，不過母親總在盼望，我也是的，連夢裡都看見他回到家裡，雄赳起氣昂昂的就像往昔！」

這時候母親走進庭園，她走到阿鳳面前，牽起阿鳳的手，只是口唇牽動一下，也沒有說出話來；不久一行人又走向湖邊，快到搭橋的時候，母親站在那小徑中央，擋住父親不讓他攀上搭橋。父親怔怔地望著母親，而母親依然望住湖水。父親喟息，他緩緩地轉身，又向大宅走去，走回來時的小徑。

坐在微微晃盪著的船艙裡，母親探問大夫，雪姨娘的傷勢一定要好起來。

「外傷好治，心傷難療了，」大夫說：「這位雪姨娘真的可憐，也委實可敬！」

回城的半個月中父親偶爾會從湖邊捎回消息，雪姨娘傷好了，她能夠走動了。母親念著雪姨娘，那晚她喚住馬原，向他探問。

「雪姨娘還彈琵琶，還會唱歌嗎？」

「很少聽到琵琶與唱歌聲，」馬原說：「她要我代她向您請安的，我倒忘記了。」

「我也惦記她，」母親說：「明兒去一趟，別忘記船艙裡清掃乾淨。」

一段短促的水程，第二天晌午，我又和母親到達湖邊大宅。站在宅門外，老遠便從大宅裡傳出一陣清脆歌聲，伴著聲聲琵琶。母親欣慰一笑，拉住我的手，一步步走進庭園，站在迴廊下，仰望小樓。

「曲是一樣的曲，只是詞不是一樣的詞，」母親說：「不遑去驚擾她們，聽完這首歌。」我隨母親靜靜佇立在廊下，從小樓一角，傳下一聲聲婉約的歌聲，一陣陣淒蒼的琵琶。

「幾時歸來呀！將軍呀！幾時你會回到那故鄉家園？」

那籬邊離菊，空階落葉，依舊是當年的情景，

只有你的愛人呀，在風雨黑夜裡掙扎，

只有你留下的愛人呀，

忍受著無盡的摧殘！……」

歌聲乍歇，琵琶也戛然止弦，便是一段漫長的沉寂。母親和我舉步走向小樓，那一霎裡步聲敲響在梯子上，驚動了雪姨娘同阿鳳。雪姨娘用淒迷的笑迎接母親，她們相視一會，相擁在一起，便是一陣低低的啜泣。她們的哭聲似闕堤的小河，顯得那樣的不能收拾。

「雪映，妳委屈了受折磨了。……或許這是天譴一個不當貪婪而貪婪的女子，妳都寬恕我。……雪映，到城裡去，我們母子倆同母女倆是能夠相依相慰藉的，我來迎接妳。……不，姐姐，我的腦海是一片混沌，忽地開朗了，我知

道往後該怎麼走，路還長得很，它只屬於我同阿鳳。……雪映我的妹子，別把自己想得那樣絕望，我是由衷的，打從妳在這裡受過磨難，我才發覺自己卑微。你們同我們進城去，往後在一起，無論日子是過得愜意或者苦楚。……姐姐，我很滿足了，妳憐憫我和阿鳳，像一隻失群的雁帶著雛兒，是該有個歸棲的，但不該是別鳥的窩窠。……妹子，雪映我的妹子，往後我們一個巢裡了，無論風雨摧殘，我們相依。雪映，我們一樣的歸棲一樣的命運。……」

雪姨娘歇去哭聲，把母親撫坐在几邊椅子上，阿鳳遞上手巾。母親抹過眼淚，怔怔諦視阿鳳，使阿鳳把臉垂下來，越垂越深，索性倚到母親身邊，把臉藏在母親的肩頭。母親淒切地笑了笑。

「再休養些時候，我們到治父寺去燒香。城裡沒什麼去處，」母親對雪姨娘說：「重建後的周公瑾墓，不知道妳去過嗎？」

「我都去過，是說東城的周瑜墓和西城外的小喬墳？」雪姨娘嘆息：「看過他們的墓，我也替小喬抱屈。周公瑾有那樣堂皇的墓，小喬只一抔黃土，荒無得怵目蒼涼，」雪姨娘口邊噙著幽幽笑意：「功名都歸塵土，又何必在乎一處墳塋。小喬也是絕代天香，兩千年後還有後人記憶，說起來地下有靈也該含笑吧？」

「妳的話對，」母親說：「人生終歸是煙飛灰滅，雪映，我第一回見過妳，就對他說過，

妳是個毫無煙火氣的女子！」

「姐姐這麼誇讚我！」

母親拉起雪姨娘的手，像她品賞一件古玩，把雪姨娘的一隻手握在雙手裡，憐惜珍視般的輕輕撫掌。我看得出來，那一刻裡她們的臉上溢出歡情，是屬於真切和誠摯的，不顧一丁點的人情世故，就是母親常常掛在口唇邊的那句話——煙火氣兒。她們此刻的一句話語一個微笑一聲嘆息，都不曾帶有煙火氣。我許久挖掘心思，想出一句陳腔——超庸脫俗——又一連迭地在心底譏笑自己，真是個僥倖胚子！……雪姨娘淡笑裡常同母親擁在一起，這使我倏然省悟過來，我拉住她們的衣袖。

「看妳們這樣，使我想起了一個故事——」我說：「一對姐妹，相約來世也不分離，才被成全為一隻鳥，她們只兩個鳥頭，一個心一個身子，飛在天空下白雲間，總唱著那麼兩句：你歡心我就歡心，你悲愁我也悲愁！那是一種同心鳥。」

「聽你這一番話，好似大人模樣，」雪姨娘說：「你比阿鳳還懂事，只是……」她嚙嚙好一會，才說：「懂得多就苦楚了！」

阿鳳來喚我到湖邊去，我們又像往常那樣，她挽住一個小籬籬，一邊踩著鬆軟泥沙，一邊拾網腳。小魚蝦還都是活的，快撿拾半籬了，阿鳳倏然奔向湖邊，踩到水裡，把半籬魚蝦都倒進湖水裡。她還小心翼翼把籬籬也傾空水下，

口裡叨唸起來。

「求生去罷，可憐的小魚蝦！」

我笑了，被她那穢氣而又認真的樣子逗弄得彎起了腰。阿鳳只對我撇一下嘴，隨著腮也鼓大了，臉色也陰沉了，她把臉轉向湖心。

「放生是一種善舉，」我說：「阿鳳，天保佑妳，將來活一百歲，還有個白頭老翁陪妳，像老話說含飴……」

「不許再往下說！」她轉過身把腰叉著：「哄我到湖邊來，就是存心捉弄我的？」

一霎裡不知道怎麼答她，不防她自起兩捧湖水朝我潑過來，我總算醒了，也自起水潑她。阿鳳不住地笑。隨著她示意地搖頭，生氣地望向不遠湖心。

兩隻放帆的烏篷船正從不遠的湖心駛過，站在船頭的行人唱起湖歌，那種蕩氣迴腸的歌聲裡，都是教人紅臉的唱詞。阿鳳忙奔到岸邊，拉住我直奔到松林裡，還引著頸子向湖心的那兩隻唱船張望。她的雙手撫在胸上。

「我可是句句都沒聽到，你不許笑我。」

「我不笑妳，阿鳳，可是妳的臉，燒紅了！」

阿鳳望著湖心的兩隻船已經行遠，歌聲遠遠，她依然垂住頭咻咻喘氣。終於她向松林外移步，和我一步步踏在回家的小徑上。

「篋籠還在湖裡。」我說。

「不必去撿它了，」阿鳳說：「我忽然惦起母親，想到她心便重了。昨天晚上她從舊書箱裡

翻出一個戲本——小喬哭墳——母親要我唱給她聽，那會子我直以為她喝醉酒哩。我那兒會唱？還是一句一段唸出來說出來的。沒想到還感動得她哭起來，後來我才知道，母親那樣傷神，並不是我唸得好。那怎麼說呢？只是擦到她的心思！」

阿鳳說著聲音啞了，眼角邊掛著淚珠。她仰臉望向天上，停住步子。我隨她望去，兩隻雁慵慵地撲翅，飛向天角。

晚上，我隨母親回城，父親在門前迎接我們。那夜我看到父親臉上的憂惶！我時常戲言說：成人的臉是本書，也是世間最難讀的書。我望著父親的臉，直似面對著一本最晦澀難懂的書本，那張臉陡然陌生，使人很難捉摸。

一段日子過去，總抹不去雪姨同阿鳳的影子。也常從父親同母親的談話間，偶爾從馬原和他妻子的那種粗魯私語間，還聽得到雪姨娘同阿鳳。就恍惚看到她們坐在小樓上，彈唱一段秋水伊人，她在湖邊跳躍著拾網腳，被行人輕薄的湖歌驚走。她坐在庭園老梅樹下，坐在迴廊一角寫下一天的事跡。……我催促母親去看望雪姨娘，父親也聽到了，吩咐馬原，準備次日大早乘烏篷船去。

到達黃波湖，烏篷船攏岸，我就向大宅奔去。離大宅不遠，一位鄉人迎上來，對我指住大宅門上，這時才看到它已經落鎖。只是站在那裡，鄉人在耳邊一連串訴說什麼，一個字也不曾留

意。只是站在那裡，等父親他們一行人也來到大宅門前，才留心母親對鄉人的詰問。

「我那裡留得住呢？」他說：「兩天前母女倆雇一隻烏篷，悄悄地走了。我追到湖邊，只看到母女倆不言不笑，一個包裹，一支琵琶，就那樣走了！」

鄉人奔回他自己的家，不久送來了一串鑰匙。馬原把大宅的門打開，母親搶著進門，她衝進堂屋又急速地登上小樓。父親站在庭園老梅樹下，他只是低垂著頭，木然地望著一排石凳，偶爾也抬起頭對小樓一瞥。母親從堂屋裡走出來，她臉上掛滿淚珠，手上卻出現一張長箋，她一直走到父親面前，把它遞到父親手上。父親怔怔地對箋上望去，神情依然是木訥的，隨著口脣微微牽動。我也隨他的眼神望去，兩行清秀的字蹟，分明是雪姨娘寫的。

伊人去處休相問，

明日黃花又滿塋！

父親一手拿著那張長箋，一手扶住老梅幹，把臉伏到手背上。母親嚶嚶地啜泣。我悄悄地退出大宅，獨自走往湖邊。那小篋籠被湖水冲到岸上，拾網腳的人呢？兩天的行船，她們已經遠了。一樣的飛雁，一樣的湖水，一樣的天，一樣的湖上行船。好像從夢裡乍醒，朦朧恍惚的一串情景都捕捉不到！

遠了遠了，那燈影搖曳中的亭亭影子，遠了遠了，那婉約歌聲裡，那聲聲琵琶！

唐老頭

我認識唐老頭，屈指算來，已有十四個年頭了。我退休後便來到美國依親生活，換到一個陌生的環境，頓時失去所有的朋友，自然不免有些寂寞之感。公園散步，無形中成了我的日課。我就是散步時，認識唐老頭的。

美國人沒有散步的習慣，而一般的老頭，只愛坐在公園裏長條凳上去曬太陽。當然他們多半是一些鰥寡孤獨的人。美國通行的是小家庭制，不講究三代同堂的辦法，兒女成年以後，都要離開父母的家，去獨立生活。父母老了，甚至有一人先去世了，留下的鰥寡，還是願意孤獨地守着老家，不願離開。父母子女之間，也並不

是完全沒有親情，當老父或老母去世之後，兒子或女兒也有願迎養的，不過老年人總怕和媳婦或女婿難於相處，寧肯獨自過活。所以在公園的條凳上曬太陽的那些老人，並不見得都是無兒無女的孤家寡人。中國的情形就大不相同，兒女都是願意奉養父母，以終其天命的。而且還認為家有一老，等於一寶。兄弟姐妹之間，還要大家搶着去奉養呢。老人在三代同堂的家庭中，具有含飴弄孫的樂趣，媳婦或女婿對奉養父母，也認為是他們的職責所在，決無怨尤。

我到美國以後，察覺到美國的社會背景和家庭情況不同，看到許多老人孤零零

地坐在公園的條凳上去曬太陽，就一點也不感到驚訝了。

但我這回所見到的，却不得不使我感到驚訝了。孤零零地坐在公園的條凳上的，赫然是一個華人。他怎麼會離開兒孫奉養的溫暖的家庭，獨自跑出來坐到這冷板凳上的呢？我心中真有個大大的疑團，難於消釋。但又不便貿貿然去問他，因為我還不認識他呢。

從那以後，我每次去公園散步，都看到那個中國老人獨自坐在那裏。他好像是一個沒有妻室兒女的孤老，一個沒有溫暖家庭的人。他的衣着，是穿的一套比較舊的西裝，但也並沒有破綻，他隨身沒有帶

● 錢歌川

着任何東西，連一份報紙也沒有。他坐在那裏只是去晒太陽，消磨時間的。

我發現這人的存在，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但我又不想冒昧地去找他攀談，只是經過他身邊時，如果四隻眼睛相遇，我就要帶着微笑，向他點點頭。這樣又經過了一段時間，我照常散步，他也照常呆坐在那裏，而我心中的疑團，也照常纏繞着我，並沒有消釋分毫。

直到一個晴朗的上午，我走過他的身邊時，不知是一股什麼力量，推動着我，竟使我大膽地坐下在他旁邊。我們雖然還沒有交談過，但互相微笑點頭，已經不知多少次了，至少可以說是面善，或者早成為點頭的朋友了。所以我這突然的坐下，並沒有引起他感到任何的詫異。

「你是中國人吧，」我含笑地用英語說。

「是的，」他也用英語回答了。我接着追問：「你能說國語麼？」答案是肯定的。於是我們就完全改用國語來交談了。他告訴我他的名字叫唐得勝，原籍是廣東開平縣，從小就到美國來，現在已經把美國作為他的家鄉了。

「你入了美國籍吧？」我問。

「老早就入了，因為做生意比較方便。」

「你在美國成家立業，又入了籍，當然打算再回中國去了，是不是？」

「國內已經沒有什麼親人，回去反而人地生疏，又沒有錢，是無法過活的。」

「對呀。移民出來的人都是這樣的。隔了幾代，甚至連中國話都不會說了。」

我這樣一說，引起他一種無名的感慨，因為他的兒孫，就是一句中國話也不會說的。

他長長地嘆了一口氣，然後慢吞吞地說，「用不着隔幾代，到兒子一代就是這樣啦，尤其是討的美國太太。」

我故意把話岔開，問他當年是怎樣由唐山來美國的。他想起既往的事，果然興致來了。好像打開了話匣子，滔滔不絕地對我講述了他的故事。

「我那時還只有十一歲，聽人說金山如何如何的好，便決心要到金山去找尋財富。那時還是大清帝國光緒皇帝的時候，我獨自搭乘漂洋過海的大郵船，直航美國的金山大埠。」

我插嘴問：「你那麼小的年齡，來到美國，只合進小學讀書，有什麼本事賺錢呢？」

「我怎會有那樣好的福氣，進學校讀書呢？我的目的是投奔在金山開唐餐館的一個堂叔，到他那裏學習學習，賺一口飯吃了再說。但事情並沒有這樣順利，郵船一到金山大埠，海關的人就把我關禁起來了。這一下竟把我關禁了六個月，幸而後來我堂叔知道了，替我付了五百元的人頭稅，才把我領了出來。我到餐館打工，拿工錢來償還他代付的人頭稅。幾年之後，我不但還清了所欠的錢，而且又在餐館裏學會了燒菜的本領。憑我一把菜刀，一柄鍋鏟，我就可以在美國闖天下了。」言下神采飛揚，十分得意。這已經預示出他當了唐餐館的大老闆，財源滾滾而來，又娶了漂亮的洋妞兒，以老板娘的身分，指揮餐館的業務。

但他並沒有馬上說出他發達和發財的這種情況，而把話題帶住，追溯那以前還鄉娶親的一幕。

「我在十八歲的時候，把幾年來的積蓄全帶在身上，回到故鄉開平去，娶了一門媳婦。在鄉下住了一年多，我老婆生了一個男孩。後來我想不能在家鄉坐吃山空，於是決心拋下妻兒，再上美國。臨走時老婆又懷了孕，後來生了一個女孩。她送我走，哭哭啼啼，好傷心呀。」

「你為什麼不把你的妻兒帶着一同來美國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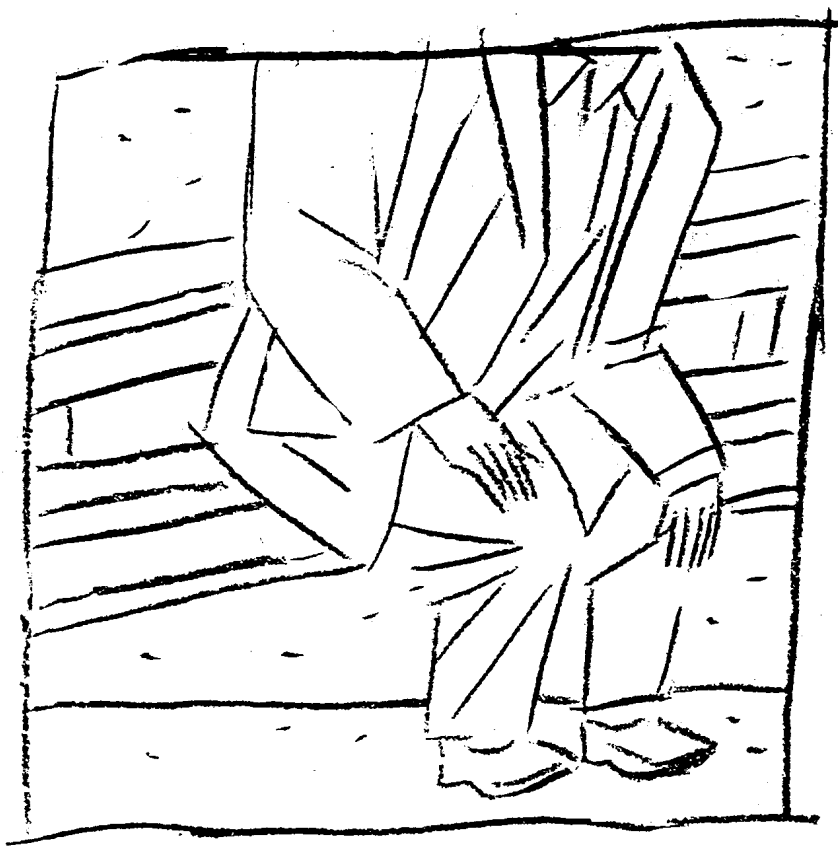
「那時美國的移民法，是不許華人的家眷入境的，所以暫時只好讓她留在家鄉了。」

「後來移民法改過了，你老婆和兒女是不是都來到美國了呢？」

「呃呃，」他有點支吾其辭，但終於說出了一個梗概：「那已經是分別十八年以後的事了。你想，我再度來美，年富力強，又能燒得一手好菜，事業上哪有不成功的？」

「那是當然，」我表示同意。

「我少壯有為，餐館營業又很發達，賺了不少的錢。當然囉，有了錢，怎能再忍受孤衾獨宿的痛苦呢？美國女人也是見錢就嫁的，所以我很容易就找到一個美國女人結婚了。她給我生了兩男一女。就在這個時候，我家鄉的原配帶着兒女來美國找我了。她發現我娶了洋婆，又生了兒女，已經不是她的丈夫了。她像王寶釧一樣，守了十八年活寡，還落到這樣一個下場



，真是傷心欲絕，但你想一個中國鄉下女子，來到這番邦異地，她有什麼辦法挽救這個破碎的婚姻呢？結果只好要了一筆贍養費，簽了一份離婚書，帶着兒女仍然回祖國去了。」

「你就這樣和她緣盡義絕了嗎？」我問。

「那有什麼辦法呢？美國不像中國，是不許有兩房家眷的。從那以後，我就和她們母子完全斷絕來往了。」

「唉，我真為她們難過，」我這樣說，心中確是對中國舊式女子發生無限的同情。

「已經離別一、二十年，我早已把她們淡忘了。想不到我這兒的洋老婆，受了她們來此吵鬧的衝擊，也許是發現我有了外遇吧，竟和我鬧離婚，也就分開了。好在我另外早有了女朋友，把她留下的空缺補上，但因有前妻的孩子，後母總是搞不好的，一個去了，一個再來，我這樣走馬燈似的，換了好幾個洋老婆，都不能安於其室，和我長期廝守下去。最後人也老了，錢也完了，還是剩下這一條光桿，唉，人生真個沒有意思。」

我聽過他那悲慘的故事，抱着沉重的心情，自個兒回家了。那一夜都沒有睡好，因為老是想到了唐老頭在美國社會的浮沉，由小工仔到大老闆，生意興隆，財源滾滾，受到美國少女的垂青，獻身爭寵，可是好景不常，醇酒美人，雲烟過眼，等到人老財空，困苦萬狀，幾乎無以為生了。這不正是一幅早期華人來美移民的寫照嗎？